

儋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六 蘇文忠公居儋錄

論

周易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卜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紛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

儋

縣志

卷十一

藝文論

一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卦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少老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為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為之說也

尚書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水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滯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呼命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

儋

縣

志

卷十一

藝文

論

二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復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毛詩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詩

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尙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人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於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於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

儋

縣志

卷七

藝文

論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戴禮

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尙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疆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膺

坏飲燔黍捭豚蕡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其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巽懦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心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器不得不有所變雖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尙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以之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享古之鬼神者

儋

縣

志

卷十一

藝文論

四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臘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天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甚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哀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

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一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有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邱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中庸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汙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人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

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夫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也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張偃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不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

儋縣志

卷七

藝文論

六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

難使天下之安於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則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不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

儋

縣志

卷十一

藝文論

七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則其有所不極而會於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於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愿也一鄉皆稱愿人焉無所往而不爲愿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子思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賢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泊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揚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愈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故荀子不得不出其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以據之是以揚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

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爲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者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子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

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快樂無所不至要在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是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於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所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犯至密而可樂三字一作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之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荀卿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

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惟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其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

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忠不忠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

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揚雄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穀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穀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

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又非離乎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惟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惟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卽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惟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辯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

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菜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文雜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

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

好德錫之以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

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強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於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

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於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既醉備五福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疆而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

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其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帥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出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謹論

鄭伯克段于鄆隱元年

儋

縣

志

卷十一

藝文

論

十四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瞶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蒯瞶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

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人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

僖

縣志

卷七

藝文

論

十五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歸祊庚寅我人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向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之爲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取郟大鼎於宋 桓二年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鐘鼎

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讐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齊晉秦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二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二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僖

縣

志

卷十一

藝文

論

十六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說春秋者均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鶩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尙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人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
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禘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
譏以妾爲妻也蓋聘於楚而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
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塋之我可以不卒塋之乎一則以
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
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諡配公夫人以諡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諡而不稱夫人
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諡而稱夫人也
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疆齊既脅魯使以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
然使其女以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
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諡而
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庶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
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僖

縣志

卷十一

藝文

論

七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
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
有事于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
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
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
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饋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
乃不如饋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
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
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
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
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
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

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

僖

縣志

卷十一

藝文論

六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於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於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本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者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曰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於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

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下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於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

者也邾庶其以漆閭邾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致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竊盜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彰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疎謬以爲叔衍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衍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樂盈之不繫於晉歟樂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樂盈入於晉黑肱或者既絕於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封也此尤迂濶而不可用矣

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祝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請也忽之出奔其為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概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儋縣志

卷七

藝文論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藝文志七

銘

桃榔庵銘并序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桃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州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屬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若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夷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鬚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遊湯濛之都乎

端硯銘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此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遠遊菴銘并序

吳復古子野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

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令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而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邱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少留乎

陸道士墓誌銘并序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遊始見予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爲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予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丹外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予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予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

儋

縣志

卷十一

藝文銘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予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予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若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飢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瘡酸龍虎猶成無或好往駕赤螭驂青鸞

按陸道士卒於紹聖四年五月十九日先生已離惠州於五月十一日與子由相遇於藤攷先生與程秀才書云近得子野書陸道士竟以疾卒則墓志作於居儋明矣年譜謂惠州作蓋誤

藝文志八

頌

十八大阿羅漢頌有序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

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
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八
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
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觀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
烏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卽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坐及阿闍黎代佛出世爲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儂 縣 志 卷十一

藝文頌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第四尊者側坐屈二指答胡人之間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問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穉獅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心亦偏知卽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

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湧出於地捧槃獻寶

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襍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
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襍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紗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列孰知此香一炷干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隨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
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髮鬚導師悲愍爲爾鬻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地

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髻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
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綠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旣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旣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
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一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
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
乳或疑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倘其然乎今
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
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
題

藝文志九說

說

益智子說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中上亦如
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爲藥止治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者乎

儋

縣

志

卷十一

藝文

說

一四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其得此也豈以知歲也耶今見儋耳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聊復記之以俟好事者補註本草

蒼耳草說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如蒼耳者他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問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
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則如藥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多食愈
善久乃使人骨髓滿膚理如玉長生藥也主療風痺癱瘓廢瘡疥不可勝言尤治癩金瘡一
名鼠粘子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臬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多
如茨棘遷客之幸也元符二年己卯望日書

四神丹說

熟地黃元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列仙傳有山圖者入山採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
服遂度世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有專此四物如此者孟師遂名
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疾皆愈藥性中和可常服大畧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
名草還丹已卯十一月八日東坡居士儋耳書

按列仙傳山圖少好乘馬馬蹠之折脚道人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甘參散服之十歲而病愈身輕云云與此互異

馬眼糯說

黎子雲言海南麥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儂人最重鐵脚糯今歲乃變爲馬眼糯草木性理不可知者如歐陽公云洛中牡丹時出新枝者韓縝花譜迺有三百餘品若隨人意所欲爲者可奇也夫

黍麥說

晉醉客云黍熟頭昂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嘉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况如南海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適成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常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麴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儋

縣志

卷十一

藝文說

二五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五穀耗地說

吾嘗求田斲水田在山谷間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是以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觔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甚明庚辰歲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五君子說

齊魯趙衛桑者衣被天下蠶既登簾繅者如救火避寇日不假給而蛹已着羽矣故必以鹽殺之蛹死而絲亦韌繅既畢緒蛹亦煑熟如啖蜆蜃囊中之液味兼鹽蛹投以刺瓜蘆菹以爲齋臘久而助醢醢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餅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拓則此五君子者真可與相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

藝文志十

書跋

書陶淡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道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五十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中結廬舍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

書郭文語 以下三首從全集補入

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又問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

山死則爲鳥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濟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予昔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鑠出訪大滌洞天即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此

書董京詩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荆其畧曰元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眇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然失水嗟呼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鬻蹙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所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欲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爲說之戊寅九月八日

書鮑靜傳

鮑靜字太元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本曲陽李氏子九歲墮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靜學

兼內外明天文河圖書爲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風飢甚煮白石食之靜嘗見仙人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陰眞君名長生予嘗遊忠州酆都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柏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不煩煮鍊正爾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眞君皆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尙存也戊寅九月十一夜坐書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褶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讐獨賴司馬文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禪中間者也安能笑禪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儋

縣

志

卷十一

藝文書跋

二十七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依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旣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之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書杜子美詩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髻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手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南海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書羅浮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遊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云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書杜子美詩

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酒聞上急水旱作恥平途萬里皇華使爲僚記腐儒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到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遺悶己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

書柳子厚詩

柳柳州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

儋

縣志

卷十一

藝文書跋

二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人邱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佩酬碧霄無枉路徒此缺離憂元符己卯十一月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

藝文志十一 啓

啓

答丁連州朝奉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颺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况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慚蓋欲通書而不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遷客之無端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於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况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

名而未敢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之步來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既感且忤不知所云

答臨江軍知軍王承議啓

泮水受成謬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棲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維知郡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藝文志十二尺牘

尺牘

與林濟甫二首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

儋

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啓

二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海矣回望鄉國如在天末留書爲別未問遠惟以時自重

其二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以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訓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答程全父推官四首

別遞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蛋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因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

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一一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奇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瀉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首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始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麪等物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携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其二

便舟來辱書問訊旣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旣無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眞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適窮困日甚親友皆疏絕矣公獨收郵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忤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其四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所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籠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與程秀才二首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其二

近得吳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豈非夢耶僕旣病倦不出出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眞蜃塢獠洞也惠酒佳絕舊在

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其二

兒子到此鈔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日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忤感忤又惠藥米醬薑糖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與元老姪孫四首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蒙訊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觀着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付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萬萬自重不多及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尺牘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其二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其三

姪孫元老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志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近日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爾近來鬢鬢雪白加瘦但健啖啜如故爾相見無期惟望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僕海外亦不恨也

其四

趙先輩儋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與姜唐佐七首

某啟特辱遠訪貺意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棟荷不已經宿起居住勝長箋詞義甚美窮陋增光病臥不能裁答聊奉手啟

其二

某啟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茗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即答悵息軾頓首

其三

今日霽光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瀉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

其四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麪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早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尺牘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其五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其六

某啟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毒暑且喜起居住勝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子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其七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見二事畧道下懇有一書到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爲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爲幸兒子治裝冗甚未及奉啟所借煙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范元長八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痛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生意盡矣伏維至孝

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於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其二

流離僵仆於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言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其三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大者遠者勿徇一痛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其四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變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所集亦強自遣也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尺牘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其五

聖善郡君不敢拜慰疏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其六

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聞千萬節哀自重毒熱揮汗奉疏不次

其七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懇乞爲骨肉保愛寬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其八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告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轉流之人哉其超然

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况其平生自有以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理卓然惟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預有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爲要

與張景溫二首

某啓久不上問欽仰增劇比日竊惟按撫多暇起居住勝某罪大責薄復竄海南知軒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謁愧負深矣謹奉手啓佈謝萬一不宣

其二

某垂老投荒豈有復見之期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廢之餘當自屏遠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

與張逢六首 逢出公門下時爲雷守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義悚息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日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未涯萬萬若時自重慰此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尺牘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其一

某啓海南風氣與治下畧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早得成今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

其二

某啓久不上狀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辱教字具審比日起居住勝感慰兼集某到此數臥疾今又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尙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其四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情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用手尺乞加恕

其五

某啓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言謝也新春海上嘯咏之餘有足樂者此島中孤寂春色所

不到也

其六

某啓新釀四壺門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一笑一笑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忤而已

與鄭嘉會二首

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住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石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酒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顧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舊契因見道區區

其二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尺牘

三五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病正月尙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來求瓊州府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倅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嘉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疑作月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其二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忤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周文之二首

某啓昨莫已別回策懷斷謹令小兒候遠來年春末求般家二卒送少信至子由乞爲選有家而愿者至時當別奉書也喧聒爲愧不罪

其二

惠粟極佳梨無則已不煩遠致也惠米五石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飲一升并舊有者已足年計既免東籬之歎又無北海之憂感忤可知也食米已領足今附納二十千省還宅庫足外餘緡盡用致此物幸甚來年食口稍衆又免在陳不惟軟飽遂可硬飽矣以代相對一笑

其三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其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况君佳士乎林行婆富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濶別彼此鬚鬢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尺牘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以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穎昌矣回馭少留一瀆歎見餘祝若時自重

其二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常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與秦少遊二首

某啓近累得書教海外孤老志節朽敗何意復接平生欽友伏閱妙跡凜凜有生意幸甚幸甚比月毒暑尊候佳否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蛋舟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示諭二苑之賢不惟喜公得壻且以慶吾友夢見之有子爲不死也言之淚落不已過蒙許與恐不副所期令子想大成曾寄所作來否借一二亦佳潛無咎得消息否魯直云宣義監鄂酒吳子野自五羊來云溫公贈太尉曾子宣右揆的否未可知也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衝冒慎重

其二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久船即牢穩可恃餘蛋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僱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僱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遊即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米元章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與程德孺以下據全集補入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竊惟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家屬流離汗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

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謔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與羅秘校二首

某啓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

其二

某啟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有蠱藥治病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論蠱賤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答劉元忠

某啟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為致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文忠愛其屋上烏况族子之佳者乎餘萬萬若時自重不宣

藝文志十二 雜著

雜著

讀隋史西域傳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儻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與黎子明父子

黎子明之子為繼母所讒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為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為父子如初庶幾穎谷封人之意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雜著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黎椽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為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為黎椽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已為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辨漆葉青黏散方

按嘉祐補注本草女萎條注引陳藏器云女萎萎蕤二物同傳陶云同是一物但名異耳下痢方多用女萎而此都無止洩之說疑必非也按女萎蘇又於中品之中出之云主霍亂洩痢腸鳴正與陶注上品女萎相合如此即二萎功用同矣更非二物蘇乃剩出一條蘇又云女萎與萎蕤不同其萎蕤一名玉竹為葱似竹一名地節為有節魏志樊阿傳青黏一名黃芝一名地節此即蕤極似偏精本功外主聰明調血氣令人強壯和漆為散主五藏益精去三蟲輕身不老變白潤肌膚暖腰脚惟有熱不

可服晉稽紹有胸中寒疾每酒後苦唾服之得愈草似竹取根花葉陰乾昔垂佗入山見仙人服之以告樊阿服之百歲

右予少時讀後漢書三國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樊阿從佗求可服食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皆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魏志注引佗別傳云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陝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阿大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强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而後漢注亦引佗別傳同此文但黏字書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吾詳佗文恨惜不識之語乃章懷太子賢所云也吾性好服食每以問好事君子莫有知者紹聖四年九月十三日在昌化軍借嘉祐補本草乃知是女萎喜躍之甚登即錄之但恨陶隱居與蘇恭二論未決恭唐人今本草云唐本者皆恭注也詳其所論多立異又殊喜與陶公相反幾至於罵者然細考之陶未必非恭未必是予以謂隱居精誠博物可信當更以問能者若青黏便是萎蕤豈不一大慶乎過當錄此以寄子由同講求之

儋

縣

志

卷十一

藝文 雜著

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書北極靈籤即信道法智說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敬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况乃延壽乎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老愚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繼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

秋霖不止願視幃帳有白蟻升餘帳已腐爛感歎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書筮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極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城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有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殮及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鉢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鉢僧

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蹠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擊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以爲世戒

記薯說

南海以薯米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米皆不熟民未至艱食者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然儋人無蓄藏明年去則饑矣吾旅泊尤可懼未知經營所從出故書坐右以時圖之戊寅十月二十一日

海漆錄

吾謫居南海以五月出陸至滕州自滕至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橄叢生土人云倒粘子花也至儋則已結子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嚼之瑟瑟有聲亦頗苦澀童兒食之使大便難葉皆白如白莖狀野人夏秋痢下食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揉攪之得膠以代柿蓋愈如柿也吾久苦小便白膠近又大腑滑百藥不瘥取倒粘子嫩葉酒蒸之焙煉爲末以酢糊丸日吞百餘二腑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記之以貽

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煮爲膏以劑之不復用糊矣戊寅一月十一日

記海南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畧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資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蕪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眞一酒法

嶺南不禁酒近得一釀法乃是神授只用白麵糯米清水三物謂之眞一法酒釀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絕似王太駙馬家碧玉香也奇絕奇絕白麵乃上等麵如常法起酵作蒸餅蒸熟後以竹篾穿掛風道中兩月後可用每料不過五斗只三斗尤佳每米一斗炊熟急水淘過控乾候令人搗細白麵末三兩拌勻入甕中使有力者以手拍實按中爲井子上廣下銳如綽面尖盃狀於三兩麵末中預留少許糝蓋醅面以被幕覆之候漿水滿井中以刀割破仍更炊新飯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雜著

四一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投之每斗投三升令入井子中以醅蓋合每斗入熟水兩盃更三五日熟可得好酒六升其餘更取醅者四五升俗謂之二娘子猶可飲日數隨天氣冷暖自以意候之天大熱減麵麴半兩乾汞法傳人不妨此法不可傳人也

付過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書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卷民黎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城北放魚

儋耳魚者漁於城南之陂得鱖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盞

養魚昇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紗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實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儂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昇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日書

學龜息法卽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日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嘯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類皆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復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儂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記養黃中

儂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之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外安得此慶也耶

唐允從論青苗

儂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迺

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上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此地稍近當此證阿羅漢果

書謗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退之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書海南墨

一則據全集補入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片入漆者幾百片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食薑粥記

從志林補入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入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惟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言行

附

公渡海登舟謂子由曰豈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耶
公一日過訪黎子雲遇雨從農家借簞笠戴之着屐而行婦人兒童相隨爭笑籬犬羣吠竹波周小隱作詩咏其事曰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原是牧羝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

笑娛遺跡與公歸海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

儋城東有老嫗年七十餘常負大瓢行田野饁食

候鯖錄作公負

公問曰世事何如答曰世事如春夢耳公復曰何如嫗曰翰林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公曰然因號爲春夢婆

洪覺範至儋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他出見其母母迎笑食以檳榔覺範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

之然奈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

燈心紙公以手展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尙在覺範索讀之醉墨欵傾曰張睢陽

生猶罵賊嚼齒空齟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冷齋夜話

丹陽葛延之自江陰來見公於儋公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之聚州人所須取諸市而

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

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

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紳

公見黎女含檳榔簪茉莉戲書几曰暗屬着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

海南氣候多炎熱公詩曰四時俱是夏一雨便成秋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言行

四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公有占星圖授百歲翁王肱一日公往訪不遇書其壁曰軾來奉謁往莊未還

海南風俗食無肉出無輿居無屋病無醫冬無炭夏無泉惟夏無蠅蚊則可喜也

海南氣候不常菊花時即重陽不湏以日月爲斷十月初吉菊始開

公在武定作松醪賦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已而自定謫英惠及儋人以爲讖後赦

歸詩曰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識者亦以爲儋人祀公之讖云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

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下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清波雜誌 以

下五則新補入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

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

行寫此以折菜錢具埋南人餅墨墨莊漫錄

東坡在儋耳無聊有賣墨潘衡者適來見因付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爐翌日煨燼中得

煤數兩而無膠和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謝

去見避暑錄話一作潘谷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老學庵筆記

公北歸贈許珏茶孟曰無以爲清風明月之贈茶孟聊見意耳後爲元樞密折彥質所得有詩謝許云東坡遺物來歸我兩手摩挲思不窮舉取吾家阿堵物愧無青玉案酬公瓊州志

公涉世多難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膠西武定方面之貴如逆旅過客席不暇煖言官論列逮御史獄烏臺詩案議置死所非天佑奇才幾陷沒權奸手矣謫黃謫英謫惠謫儋奔走風濤瘴癘之鄉曾不獲受一塵托環堵爲終老地迫促甚矣渡海詩曰茲遊奇絕冠平生寓儋詩曰海南萬里真吾鄉又曰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赦歸過嶺詩曰夢裏是曾遊海外又曰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視遷謫放置畧不介心可謂善處窮矣

東坡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東坡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告之曰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後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示子由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子由乃爲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筦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不日人爭看始信東坡眼力長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言行

四五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先生在惠州作詩云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休打五更鐘執政聞而惡之再貶儋耳此條從查氏

補註增入

先生在儋耳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竟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先生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踈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熟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右二則見近人讀書樂趣的是先生居儋之語故亟附之

古蹟附

枕榔庵在儋州城南公紹聖四年七月到軍儻居官舍有司不可乃買地構居結茅數椽爲偃

息所因名嘗摘葉書銘以誌其處

清水池在庵西環池有蓮皆公手植胡銓李光會同遊玩記曰海南荷花常與菊梅相接蕊小而清香可愛

坡井在儋城西南坡口泉四時不竭傳云公所鑿嘗夜與諸生王霄攜瓢汲水於此因名坡井載酒堂在儋城東隱士黎子雲故宅池上水竹幽茂公與軍使張中載酒同訪子雲坐客欲釀錢作屋爲遊樂所公慨然許之因名曰載酒堂今爲東坡書院

尊賢堂在儋城東二里李許都公買得曾氏地築居後州守譚景先建堂於公居舊址以祀公因名

東坡祠在儋城東二里滿慶田岡上初在桄榔庵舊址元延祐四年廉訪僉事范梈構屋肖像祀公後祠圯迎公像於載酒堂即今址乃明知州陳敏易茅以瓦羅傑加築垣墻歲久復圯後知州陳榮選修葺之復於祠左建欽帥堂爲諸生會文之所與祠並峙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六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蘇文忠公居儋錄終

藝文志十四詩

詩

七律

秀香堂

宋李光

山遠江深勝地藏森森喬木間脩篁月林不動參差影花徑常供自在香
沉水蕪殘金鴨冷落花飛盡綠陰涼神通甚愧維摩老聊表蠻鄉作醉鄉

尊賢堂

宋楊誠齋

先生無地隱厄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隔希夷千年桂酒弔靈均
忠精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紙箇短簷長帽子青蓮居士謫仙人
先生流落海南涯茅屋三間不到伊幸有高堂懸畫像更無閑客看新詩
古來賢聖作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底事百年譚太守却教賓主不同時

尊賢堂

宋陳正善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七律

四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聞道騎鯨碧眼仙黃柑手植尙依然人間俯仰更成古天下聲名不計年
繭紙誰能收妙墨鷄林何用續遺編使君爲剏新堂事若解尊賢即是賢
以上州舊志

別瓊州和李參政光韻

宋胡銓

肯悔從前一念差崖州前定復何嗟萬山行盡逢黎母雙井渾疑似若耶
行止非人十年夢廢興有命一浮家此行所得誠多矣更願公從此泛槎
府志

送春郊行

宋白玉蟾

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越鳥啼殘花影瘦吳蠶眠老柘陰稀
枝頭紅綻梅初熟口角黃乾燕學飛我亦欲歸歸未得擔頭猶掛一蓑衣
府志

五指山

明邱濬

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盪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
雨餘玉笋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

題瓊州海天春曉景

全上

海外人疑別有天只因地煖得春先未明已見曛曛日欲曙還生淡泊烟蕙草隔年青出土稻
禾正月綠盈田幾回曉起肌生粟頗覺衣單不用綿

咏李參政光

海外四逐
客之一

明王佐臨高
舉人

五十三家禍未消何人海外得逍遙皇天后土猶堪倚明月清風不費邀但看瓊島一身在莫
怨圖書萬卷燒千古牧牛亭下土好還天道不曾饒以上府志

謁東坡祠次蔣道尊韵

明曾邦泰州守

海中蓬島幾人從蝶夢高懸一榻容山路觀雲便載酒香泉飄乳氣凌峰丹心奏記牽霞住綠
樹緣菴襍雨濃貌祀冷然生百感應知玉局有禪宗
西來公據同兒挈南海清真總自如蕉綠題殘新碗葉花紅浣盡故朝裾往來便着田間笠醉
處時過隱士廬去國幾年春夢破千秋贏得數行書

登載酒堂

闕名

歲寒松柏幾曾凋恬處流移性自超遇境題吟皆古蹟登堂瞻謁憶丰標和平笑聽邨婆話魂

儋縣志

卷七

藝文 七律

四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礪何須麵藥澆孤島共嗟搖落甚先生如步百花橋

謁東坡祠

闕名

坡享風月古儋遺咫尺當瞻百代儀海幻千層疑蜀道天低一髮見蛾眉朝雲何處晴將斂春
夢幾時醒後知相對忘言非載酒江山無盡亦無私
蘇祠景物未荒涼仰止時登正氣堂湖內魚肥思舉網路旁花熟勸飛觴婆懸春夢提儋耳妾
曠朝雲隱惠陽世事總堪供笑罵因教笑罵顯文章

登載酒堂

闕名

儋陽景色夏如春學士堂開瘴海濱拖屐更無題墅客負瓢容學放歌人錦燃榴火時驚鳥香
散荷衣不染塵翹首歸帆風力飽敢辭沉醉日來頻以上州舊志

五指山

清滕元鼎州守

五指相傳別有天箇中僊聖總茫然尋源分出羣流遠挿漢高擎隻手間每有霧雲來擁護多
因瀛俗絕夤緣滄桑迭變常相似恍若還珠未捨拳

謁蘇公祠次曾守韵

仝上

明月清風取不禁先生還是舊胸襟婆傳春夢千年醒客共南薰一夕吟小構僅遺今日位虛堂如見昔時心三遷妬逐人何在玉局終須聽好音以上州舊志

瓊臺覽古三首之一

清吳鴻學政

瘴雲迴台鳥飛窮直北長安一望中箕尾星懸沈夜氣枕椰葉老颯秋風一時春夢憐村媪千古孤寒泣令公此地由來遷客數不堪哀怨楚湘同府志

瓊南懷古四首之一

清方實

惠陽老吏涉鯨波天忌多才予折磨得罪自知緣翰墨緘愁何事復悲歌小亭烟靄留殘碣古井泉甘覆翠蘿舊結枕椰菴在否幾時載酒一經過府志

五指山

清韓祐知州

蒼蒼翠翠占長春一掌舒空庇萬民願向漢宮承玉露勤于瓊海指迷津常懸日月摩挲久每拂雲霞變幻新遙望巨靈撐半壁慚余政拙藉為鄰

州八景

全上

郊北春穉蜂蝶飛盈眸嬌艷開芳菲迎人含笑花生趣對客忘憂草息機閒覓榮華穿竹逕肯

儋縣志

卷十

藝文七律

四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因富貴擾柴扉偶懷上苑增歸思猶是天香復染衣天堂春色

新息乘來白玉驄銀蹄跑井愈良工龍涎浹洽三軍渴鳳髓淵源百里通蘇子流芳疏地脉耿

君守政補天功眼看勝蹟遺民澤即景行吟歎素衷馬井湧泉

禹闢龍門山有名凌空際水自天生浮桃瀆日朝舒錦鼓浪無風夜發聲起蟄蛟騰尋變化乘

時鯉躍啓文明儋南頭角崢嶸者試聽春雷快步瀛龍門激浪

遙看秀麗海三峰光映文星造化功高架霜毫描宇宙遠凝烟景護穹窿擎天峭立形俱直匝

地盤旋勢頗雄似此漫勞誇二酉藏書萬篋腹玲瓏筆架龍烟

一輪明月漾顏塘秋水涵珠夜吐光能使坡仙浮桂棹堪招太白泛霞觴金風細細金波燦玉

魄盈盈玉露香擬似廉泉清且潔政餘儘可澣詩腸顏塘漾月

秀鬱松林曲徑幽晴空返照翠華浮樵歌高唱斜擔兩牧笛橫吹倒跨牛漫謂石岩堪避暑須

知草木不驚秋白衣獨坐無拘繫眼界長青歲月悠松林晚翠

竹圍喬木古儋城處僻人稀道路平鼉鼓蟬琴常迭奏鼠牙雀角久無爭遠離墅井多幽趣近

似林泉少俗情坐待夕陽移步緩凝霞布錦照歸程舊州西照

携琴載酒出東關政簡堪偷半日閒地僻調絃懷北闕亭空舉酒對南山西林落日移歸步當
戶薰風醉客顏爲仰先生堅白志居儂舊錄續新篇載酒西薰

州八景

清文冠斗州學正舉人

儂陽桃李競河陽步入天堂景倍芳花片不知隨逝水柳絲仍解繫流光添將好鳥迎春轉引
得遊蜂逐日忙我亦多情時到此翻思拾翠點奚囊天堂春色

共道松林物色宜賞心偏在歲寒時大夫勁節遲方顯處士清標晚更奇翠影遠涵青漲海綠
陰濃掩白衣祠後凋自古成佳話笑殺羣芳總未知松林晚翠

儂城秀發管城高削就三峰架彩毫養晦已嫌爲塚拙韜光仍笑作床勞丹霞淡點朱英粲黑
霧濃飛墨浪滔直掃千軍憑巨手生花奇夢久稱豪筆架龍烟

見說銀塘月滿灣浮空寂靜水天閒嫦娥出浴冰涵魄洛女臨粧鏡啓顏風湧堤輪圓復碎波
翻蟬影去仍還明明一顆驪珠現吩咐羣魚莫浪攀顏塘漾月

龍門春暖浪頻催簇擁桃花次第來海面紛飛疑噴玉石牙交觸恍驚雷騰空直起爭風勢拍
岸斜翻捲雪堆鯉化定然燒尾去莫教點額抱珠回龍門激浪

儂縣志

卷二

藝文 七律

五十一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當年來此結行營旱盡陂池渴盡兵拜井有心勞將念望梅無計慰軍情天教電足開泉脉地
觸霜蹄噴水精漢代迄今餘澤在伏波留績馬留名白馬湧泉

坡公亭榭久經年先後携樽豈偶然解慍有情寬對酒阜財無術枉征錢不堪酷暑銷南地且
得涼風蕩午天以我抱琴來取醉高彈幾曲當虞絃載酒南薰

舊州風景復如何暗促流光去似梭任爾策窮夸父杖憑誰返却魯陽戈芄苗寓目陰膏少離
黍傷心旱魃多欲托好音娛日暮西歸聊唱美人歌舊州西照

五指山

全上

指點河山數未窮伸而不屈任流通單拳直展思摩漢隻手高擎欲拍空曉露濯餘紋染翠晚
霞收盡腕沾紅但教日月長臨照丸彈雙拖玉掌中

八景合詠

全上

儂陽春色競河陽翠點松林晚倍芳已見飛煙籠筆架更看明月映顏塘激將浪逞龍門勢湧
得泉流馬井香况復南薰堪載酒州西還照舊封疆

儂耳

清寶州牧

儋耳珠崖海外州我來爲守亦經秋士風猶是傳鄒魯民俗依然似越甌四季皆春天最暖一年三熟歲恒收太平有象眞堪賞不勝逍遙物外謳

州八景

清伍斯賓州守

東嶺遙看積翠深衆松鬱鬱共成林涼風乍拂清濤捲夕照將殘碧靄沈春氣猶能標秀色歲寒還是抱貞心固知此地無霜雪霜雪頻經了不侵松林晚翠

古儋久廢已無城遺跡猶看夕照迎風捲黃埃空有跡日斜羲馭尙留晴荒臺似影千層碧小徑遙看一片明欲返樵夫尋舊路晚霞滿擔逐歸程舊州西照

筆架三峰挿半空晴風縹緲碧烟籠明蟾正好歌班管夜雨誰收入翠筍鼎立浮屠標海外比肩石笋峙雲中若教植向文房右定助才人膽氣雄筆架籠烟

尋芳閑步過城東春色全歸杖履中刺竹成林沿澗綠木棉逞艷遍山紅一犁隴畔霏微雨半畝池邊淡蕩風忽聽隔溪鳴布穀喚來處處動田功天堂春色

夜闌皓魄印顏塘銀兔低臨水一方萍破乍驚魚吐影波迴又見月流光蟾窟依微移澤國桂枝歷亂帶芹香幾回欲覩嫦娥面萬里清暉隔渺茫顏塘印月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律

五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伏波曾此飲官兵舊井猶留新息名斥鹵誰消千里渴神駒蹙出一泓清須知露滴由天賜不用膠投合衆情道左至今行吸者爭思漢室古弁營馬井湧泉

雙峯屹立控龍門一水中流忽箭奔東出驚濤千籟吼觸來碎浪萬珠噴波間常聽雷聲噴海上還看石笋蹲漁艇倘教穿過峽飛濤捲雪暗消魂龍門激浪

避暑時過載酒堂薰風拂拂送清涼耳邊吹去虞絃奏籬外飄來火稻香南徑何妨來蔣詔北窓正好臥羲皇日斜莫識歸衙晚一路蟬鳴噪夕陽載酒南薰

和伍斯賓八景元韻

闕名

蔽日千雲歲月深蒼松一望秀孤林影翻石澗龍雙曲鱗老秋風日半沉颭盡寒煙知節勁飽含冷艷見天心空山晚翠存眞性蒂固何嫌雨後侵松林晚翠

細讀殘碑認廢城荒涼滿日落暉迎騷人懷古空遺恨過客停杯更慘情粉蝶已非前日勢夕陽猶是舊時明樵歸薄暮人歸急秋雨秋風逐晚程舊州西照

生成色色是空空筆架峰頭曉霧籠春色盡殘收翠管秋光吟罷貯時筩誰教植向巉巖畔應爾移來石硯中文戰酣時堪助戰千軍掃倒陣長雄筆架籠煙

紫陌春光北岸東浮屠即在目前中雨餘蘿帶沿江綠霞盡山花繞樹紅錦繡半歸詩客咏丹
青全屬米家風尋芳頻向桑田過耕破春烟更有功天堂春色

雲空夜月滿池塘玉兔遙涵水一方濯魄忽翻金粟影沉波疑射蚌珠光鮫人泣淚盤中溼龍
女開奩鏡裏香只道嫦娥爭咫尺天淵誰識更微茫顏塘印月

此井漢時舊駐兵神駒踰出至今名當年血汗和流滴此日瓊漿澈底清宛爾飲醇孚衆志且
看茹液慰輿情蠻鄉含澤驩驩沒猶憶功昭細柳營白馬湧泉

原無禹跡號龍門潮起海門晝夜奔雪浪翻時疑鯉奮銀濤沸處似鯨噴聲傳貝闕音猶壯浪
捲蜃樓勢倒蹲商婦休從灘上過半天風雨怖驚魂龍門激浪

載酒無人尙有堂清風習習滿襟涼細吟鐸裡絲桐韻遞觀籬邊竹葉香甕底沾春眠吏部窓
開醉夢臥羲皇而今扣閣空懷古滿目椰煙慘夕陽載酒南薰 以上州舊志

七言絕

咏黎婺山

宋趙鼎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言絕

五二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海風飄蕩水雲飛黎婺山高日上遲千里孤光一樽酒此情惟有故人知

咏儋耳

明方 向太守

刺竹芭蕉亂結村人家猶有古風存相逢盡道年來好不見催科夜打門
邨北邨南布穀忙邨前邨後稻花香憑誰識得真消息只把南方作北方

提學到儋州

明張 習提學

風土差殊是海鄉烏多鸚鵡果檳榔我來踏遍珠崖路要覽東坡載酒堂

明羅 傑州牧

讀雷德高古碑記二絕

興替循環見此州後來氣節應前脩端平乙未元貞過算到於今八百秋
南寧軍後古儋州乙未年來廢復修不謂元貞行過事古碑猶在魯春秋

五言律

題歸姜驛

宋楊誠齋

嵐氣秋還熱歸姜晚暫棲雲隨一海至日在萬山西密樹通泉過荒林使徑迷登高發長嘆清

世說生黎

寓儋

明柳邦傑

寓儋因弔古三日出田頭避熱人行夜思鄉客怕秋暗藤迷驛路明月滿沙洲自笑非僊侶飄颻海上遊以上府志

題坡祠

嚴維

魑魅曾爲伍蓬萊近拜郎臣心瞻北闕家事在道荒全上

按州舊志載宋明五七言絕詩不下三四十首因年久州志散佚無從採訪茲謹照府

志所載者錄以付印

五言古

登載酒堂二首

元虞集

翳翳儋耳城歷歷枕榔樹百年遺古邱新堂設賓阼清風海上至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德屢來顧甘辛熟桂酒羅列雜諸蕢符黎多孫子食飲祭先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除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言古

五三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鑿井得甘泉渴者恒日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絕風雨水木况華滋鄰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懷故都聊樂宜在茲星河度白鶴山月懸蛾眉來遲去何速勞人千載思

七言古

載酒堂并序

元柳貫

蘭溪彭侯震卿爲南寧軍判嘗訪得蘇文忠載酒堂遺跡築室肖像卽修祠事予知侯有懷賢尙德之心則夫宜人之政是不一書而已

東坡先生如龍鸞世人疑其欲飛蟠九州四海不容足躡身徑去窺鬣蠻南荒儋耳萬里國帝遣海若開奇觀潛淵抉得睡驪目思山夢見蛾眉彎颶風惡浪吁可駭土芋脫粟纔供餐黎家兄弟好事者小酒初熟生微瀾艸童迎客吹葱葉門東刺竹西牛欄扶歸去常半醉流落生存重一歡四黎善善君子類若比章蔡猶蕭蘭天平木鐸何望爾蠅之附驥渠非難詩尋雪跡到鴻爪正用載酒標堂顏百年文獻隨草莽庭階蕪沒井且智風流別駕彭夫子不負進賢頭上冠是心尙德甚飢渴挈取舊物還祠官書銘小摘桃榔綠薦俎時羞荔子丹海邦夷俗雜蛙蠅茲事信爲風化端聲音固有合琴瑟嗜好果豈殊鹹酸竭來蘭陰語吾故緇衣三咏三長嘆

咄哉愷悌神所勞雲路矯首看扶搖

載酒堂歌并叙

明翁方綱

蘇文忠在儋耳爲黎子雲兄弟作載酒堂詩二首觀其序云坐客欲爲釀錢作屋予亦欣然許之蓋意擬而云然堂實未嘗作也次章雨急瓦聲新以下皆預擬之詞虞文靖學古錄有題此堂詩蓋後人補作之今無可考矣堂在儋州東南二里今以祠公瓊州志亦不載修建年月

先生卜居南北不一遂載酒聊借黎家堂黎家之堂亦意擬屋向紙上徒軒昂又借淵明懷古田舍詩詩境大抵託渺茫後人轉好事起屋儋之旁名公所名爵公爵海南萬古真公鄉此鄉留公初未久但記諸黎舍邊常載酒當日牛欄西畔居吹葉送迎亦何有兩兄弟三四童揖符老招吳翁先生曳杖來相對惟有張中主人脫畧客不同詩聲琅琅兼有舞雩風可憐數子萍相逢桄榔葉中亦不容空意作亭問奇字何曾有閣樓揚雄釣魚池上雨歸路薯蕷荒涼但烟霧世間好手爭作筮屨圖那識欣然叩門處往時蜀人虞伯生爲堂題句如有情徒供寒泉桂醕于此設賓阼城隅水木晨風清我來詠公詩兼欲訪公字此堂乃自後人開併省題名辨真

儋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言古

五四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代印

僞創修時代復不傳反類當年聊寄意東南之圃地是非黎歌蠻舞祝公歸長空漠漠鳥雙去
惟見海水四面秋濤飛以上府志

四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十	十	十	八	七	六	六	篇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二	八	五	五		四	二	五	五										

陽	陰	陰	陽	陰	陰	陰	陽	陰	陽	陰	陰	陰	陽	陰	陰	陽	陽	頁
---	---	---	---	---	---	---	---	---	---	---	---	---	---	---	---	---	---	---

三	八	十	十	六	十	十	十	一	一	十二	七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五	行
		一	一		小注			小注		題目		小注					
					一												

二	三	三	十	二	二	十	二	一	十	四	十二	二	十三	十八	廿	三	三	十	字
十	十	十	五	十	十	四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四			六	三	六	七													

實	苑	餅	適	成	調	慶	民	此	以	菖	蒲	瓊	始	誤
---	---	---	---	---	---	---	---	---	---	---	---	---	---	---

寶	苑	節	比	以	漏	前	調	懷	母	何	漏	還	亦	侯	詩	漏	近	死	正
			京											衍	蘆				